

古风古韵

看繁华落尽，人生几许飘零，唯有爱是最能给人温暖的东西！

宫倾天下

Gongqing
Tianxia

雪缘◎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手机阅读

同步
发行

编辑短信 6080 发送至 10086
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

古今古韵

宫倾天下

Gongqing
Tianxia

雪缘◎著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宫倾天下 / 雪缘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2.7

ISBN 978-7-5502-0926-8

I. ①宫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9239号

宫倾天下

作 者: 雪 缘
选题策划: 精典博维
责任编辑: 崔保华
策划编辑: 陈 娟
装帧设计: 肖 杰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香河利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14千字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20.5印张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0926-8

定价: 28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010-82061212/转8030

目录

第一卷

人生若只如初见

扶摇直上	针锋相对	人比花傲	悠悠我心	风雪残枝	长安灯火	夜色迷离	风雨欲来	春色迟暮
/	/	/	/	/	/	/	/	/
0	0	0	0	0	0	1	1	1
0	1	3	5	6	8	0	1	3
2	9	5	1	8	5	1	7	4

第二卷

何处繁华笙歌落

十里红妆	作茧自缚	迁都洛阳
/	/	/
1	1	1
5	7	8
2	0	7

第三卷

凤凰台上凤凰游

时移世易 如血红梅 云卷云舒 无关爱情 不如归去 一曲悲歌

/ / / / / /
2 2 2 2 2 2
0 1 2 4 5 7
4 7 7 3 9 2

第四卷

繁花落尽君辞去

今夕何夕 惶惶不安 繁华落尽 【尾声】

/ / / /
2 2 3 3
8 9 0 2
6 6 5 1

第一卷 人生若只如初见

宫倾天下



婉儿还在苦苦地等待着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，明日午时，婉儿便会被押赴刑场处斩，她渴望见女皇最后一面，尽管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她还是想再努力一次，或许就会像以前遇到的无数次危机那样，化解了。

“什么时辰了？”婉儿向看守的侍卫问道。

“已经过了丑时了。”

婉儿的心瞬间便跌到了谷底，还有一个时辰，天便亮了，婉儿终于彻底放弃了希望，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临近，这个时候，她才有时间好好整理自己的过去，那些爱过的，放弃了的，和那些无奈的过往——

那一年，婉儿十四岁。

一排排身着素衣的女人，低垂着头，缓缓向前行进着，她们的脚步显得很沉重，大概她们也清楚，再往前，过了那长长的回廊，她们就再无自由可言了，生死都得在这高高的宫苑内。

这个地方叫掖庭。

从皇宫通往掖庭，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甬道倒并不逼仄，只是由于两边的宫墙太高，而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。

这条甬道阻隔两个世界，一头是富贵荣华，另一头则是红颜白发。

回廊是甬道的最后一程，搭建在一片开阔的荷花池上，如若不知道前方的

尽头，大概很多人都乐于流连于此，但偏偏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很清楚自己未来的归宿。

所以，在踏上回廊的一瞬间，这群女人终于嘤嘤地啜泣了起来，为自己那不可预知的未来。

带领她们向前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太监，姓何，这样的情景在他四十多年的宫廷生涯中早已上演过无数次了，因此倒也并不生气，反而好言劝慰着：“你们也不必如此伤心，将军犯了事，理应处死，按例，你们也难逃株连，可皇后娘娘仁慈，留下了你们的性命，只是将你们充进掖庭，你们自应感激，不要再如是哭哭啼啼的了，免得给皇宫添了晦气。”

“是。”女人们强忍着心中的悲痛，点头应着。

婉儿就站在不远处的池塘边，静默地看着她们踏上回廊，再静默地目送她们走进永巷。

在很多很多年以前，婉儿有一个很高贵的姓氏，叫上官，按照她母亲郑氏的说法，她的祖父和父亲是因为在为皇上办事的时候，不幸死去的，皇后念及她们母女孤苦无依，所以将她们充进了掖庭。

在七岁以前，婉儿是完全相信这样的说法的，可是七岁那年，她目睹了掖庭中的一场死亡。

那天的天气和今天一样，云淡风轻，掖庭来了新的宫婢，只是她比眼前的这群女人要不安分得多，在回廊上，她大声控诉着武后的罪行，末了，她说：

“既然你赐死了我所有的家人，为什么不连我也一起杀了？你将我们这些所谓的罪臣的家人充进掖庭，是为了让我们感激你的仁慈吗？你错了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恨不得剥你的皮，喝你的血，武后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听到了吗？在你高高的床榻边，一定充斥着无数的冤魂，它们不会放过你，永远不会——”

除了随行的太监和婉儿，旁边再无其他人，大家都躲进了自己的小屋内，这样的话她们不敢去听，也不愿去听。听了，就意味着死亡的临近。

她就这样在回廊上哭诉了很久，老太监的表情充满了无尽的怜悯，从那微微拂过的春风中，他已经嗅到了这个女人的结局。

而婉儿的表情却很茫然，她说她们是罪臣的女儿，她说，武后赐死了她们

的家人，可母亲明明告诉自己，是武后怜悯她们，她是她们的恩人，孰对孰错，14岁的婉儿无法分辨。

那个女人死在了回廊上，就地杖杀，这是武后的旨意。

重重的棍子扬起，又落下，可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。

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婉儿才知道，这个死去的女人是多么幸福，没了宫廷的束缚，她自由了，而她脸上那困惑了婉儿多年的笑容，也渐渐变得清晰了起来，笑容中竟是带着无尽的嘲讽，嘲讽武后，也嘲讽掖庭中所有活着的女人们。

从那时起，婉儿开始怀疑起了母亲说的话，只是不管她如何相问，郑氏的答案都是一样的，武后没有杀害她的爷爷和父亲，她是怜悯她们才将她们充进了掖庭。

于是，婉儿也不再相问了。

看着她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了回廊的尽头，婉儿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将目光转向了满池的荷花，此时，正值初春时节，池中的荷花尚未完全绽放，只零零星星地开了几朵。

一阵风过，拂起了婉儿长长的发丝，也吹动了池中含苞待放的花蕾，很美，可它身后偏偏是那深深的永巷，于是，婉儿也忍不住叹息道：“身不由己，连这池中的荷花亦是如此，你们拂动的方向始终是风的方向。”

“好一句‘身不由己’。”

声音来自身后，尽管还未见到来人，但只闻其声，婉儿已经感受到了无尽的威仪和压迫。

转过身，身后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凤冠霞帔，脸上施着淡淡的脂粉，尽管岁月已经在她的眉角刻下了淡淡的印痕，但依然无法掩饰她的高贵，那种高贵是任何人都学不来的，它可以令万民臣服，它可以掌控天下苍生的生死。

她的身后跟着两名随行的宫人，低着头，显得很平静。

尽管婉儿之前从未见过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但却已经猜到了她的身份，于是仓皇地跪下，道：“奴婢参见皇后娘娘，请娘娘恕罪。”

武后的神情倒是很平静，看不出喜怒，只是不疾不徐地问道：“你罪在

何处？”

婉儿不答，她已经听过太多关于眼前这个女人的故事，知道自己的一句话，甚至是一个微小的动作，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

婉儿缓缓地抬头，这也是武后第一次见到婉儿，官婢的衣裳不但没有掩饰住婉儿的美丽，反而让她添了几分清秀。

让武后记住婉儿的不是她的美貌，因为在皇宫中，美貌是最廉价的东西，每一个进来这里的女人，都拥有这两个字，也很容易被这两个字杀死。

让武后记住婉儿的，是她眼神，尽管她的眼神中带着些微的惊慌，但更深处却流露着一股坚韧，那是这些后宫女人们很少具备的东西，也是武后最欣赏的东西。

武后第一次在一个女孩眼中见到这种坚韧，是来自于她的女儿太平，但因为她自己的女儿，有最高贵的皇族血统，所以拥有这样的坚韧倒不足为奇，她不曾料到的是，在这深深的掖庭，也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武后问道。

“上官婉儿。”

“上官婉儿？你是上官仪的孙女？”武后的神情有了些微的变化。

“是。”婉儿不敢隐瞒。

武后之所以记住了上官家族，是因为上官仪给她带来了最严重的一次危机。

很多年前，因为高宗李治宠幸了武后的外甥女魏国夫人，而导致年轻貌美的魏国夫人死在了武后精心策划的一场家宴中，李治因为哀痛魏国夫人的惨死，决心废后，而为他草拟诏书的正是婉儿的爷爷上官仪。

诏书刚刚拟好，武后便已接到了密报，匆匆赶往了宣政殿，在她的咄咄相逼下，懦弱无能的李治将罪责全部推给了上官仪，其实武后又怎会不明白这一切均是李治的意思呢，只是他毕竟是自己的夫君，是这大唐的天子，既然他找了上官仪做替死鬼，那么也只好如此了。

武后赐死了上官仪以及他的家人，但由于当时婉儿尚小，又念及上官仪的

死多少有些冤情，于是便留下了婉儿和她母亲郑氏的性命，充进掖庭，以为宫婢。

这是武后迄今为止，皇后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，因此她记住了与这件事有关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细节。

看着面前的婉儿，武后想努力从她的眼睛中读出一些东西，她想知道婉儿对于家族的这段血仇到底知道多少，而婉儿也看着她，揣摩着那些流传在宫中的谣言，到底有几分真假。

她们就这样探寻了对方很久，最先放弃的到底还是婉儿，她复低下了头，说道：“娘娘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婉儿想先回掖庭了。”

“去吧。”武后点头道。

婉儿行了礼，起身，缓缓地走向了回廊。

掖庭的生活单调却很忙碌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她们，在这样的忙碌中，人们很容易便失去了自我，也很容易忘记一些有关于自己的回忆。

婉儿却是个例外，她总是很容易地便记住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，她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。

与武后的相遇，在她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，那个满身华服，高贵无比的女人，那次彼此暗中的探寻，婉儿第一次有了想离开掖庭的想法，找不到具体的原因，但那种感觉就是那么强烈地存在着。

能带自己走出掖庭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武后，可自从上次相遇之后，武后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

婉儿用尽了一切方法打听关于武后的消息，从何公公那里，她知道了武后每个月都会去内文学馆一次，至于去那里做什么，却是谁也不知的。

“娘，听内文学馆的小太监说，皇后每个月都会去那儿一次。”婉儿看似随意地说道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郑氏依然在清洗着手中的衣服，对于她而言，只是希望婉儿能够在掖庭无忧无虑地长大，至于皇后和那段家族的血仇，她不想也无力去改变什么。

看母亲对自己说的话似乎并不感兴趣，婉儿急了，上前夺下了郑氏手中的

衣裳，道：“娘，如果我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，我们就有希望搬出掖庭了，是不是？”

郑氏终于抬起了头，看着婉儿，淡淡地道：“出去做什么？这里的生活尽管清贫，可到底比外面安全得多，婉儿，不要再有出去的想法，知道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郑氏道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注定的宿命，掖庭就是我们的归宿，外面的生活再繁华，再诱人，那也是属于别人的，去了那儿，我们终究只有死。”

婉儿不明白母亲的想法为何会如此悲观，但她不信命，以前不信，至于以后，那是未来的事。

因此婉儿辩解道：“谁说的，没有谁是天生属于掖庭的，古来有多少从掖庭走出的女人，她们都过得很好，甚至还成为了辅佐君王的巾帼英雄，就连当今的皇后，亦不例外，可现在，放眼整个天下，有谁敢说她半句是非呢？”

“武后？”郑氏的眼中有仇恨闪过，但怕被婉儿看到，很快就掩藏了起来，道：“她是个例外。”

“我相信我也可以成为那个例外。”婉儿自信地说道。

“婉儿……”郑氏还想说什么，但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对于婉儿的脾气，郑氏很清楚，一旦是她决定要去做的事，没有谁可以改变，即使是她这个母亲，但这却并不能说明婉儿不孝顺，恰恰相反，婉儿很孝顺她这个母亲，就像现在，她坚持要搬出掖庭，那也是因为她不想郑氏再在这里寄人篱下，她要给她最好的生活。

武后走进内文学馆的时候，里面只有婉儿一个官婢在看书，除此之外便是负责看守这里的公公们了。

婉儿能进入这里，还着实费了一番工夫，花了不少银两，那些都是她母亲省吃俭用攒下的，在拿出这些银两的时候，郑氏的心情极为复杂，她不知道，自己一手造就的是婉儿的锦绣前程，还是她悲惨的未来。

此时的婉儿，正在细心地翻看着一本史书，她的样子不是装出来的，一来，这些书籍对她本来就充满了无尽的诱惑；二来，她知道武后是一个厉害的女人，她不敢在她的面前假装。

跟随武后前来的宫婢刚想出声呵斥，却被武后用手势制止了，她轻轻走到婉儿身后，抬眼看去，那竟是太子李贤正在注释的《后汉书》。

其实，书籍尚未注释完成，只是武后急于想看到自己儿子的成果，所以每过一段时间，便会吩咐太子府的人送注释好的书籍到内文学馆来，以方便她的查看。

婉儿发现了身后的武后，忙起身，退后两步，跪下行礼，道：“奴婢参见皇后娘娘。”

“你叫……婉儿？”尽管只见过一次，武后却已经记住了她。

婉儿的头低得更低了。

武后随手翻阅着桌上的书籍，问道：“你识字？”

“是母亲教我的。”

上官一家乃是书香世家，婉儿的母亲识字倒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因此对于她的答话，武后很是满意。

武后有意要考考婉儿的才学，问道：“你认为太子所注释的《后汉书》与之前相比，如何？”

婉儿如实答道：“比起之前的晦涩难懂，现在看来要明朗得多，可以看见太子殿下是花了一番工夫的。”

武后点了点头，没有表示满意与否，而是叹道：“是啊，太子现在一门心思都在注释《后汉书》上，却荒废了很多朝堂上的功课，而现在皇上的身子又不好，他理应学学如何参政才是了。”

武后看似无意的叹息，却让婉儿生了警觉之心，她细细揣摩着武后的这几句话，想着应对的言辞，很快便有了主意。

婉儿俯首说道：“朝堂之事有皇后娘娘您替皇上打理着，太子自是不用担心，他一门心思注释《后汉书》，想必也是为了给皇后娘娘一个惊喜。”

婉儿的回答很聪明，恰恰说中了武后的心思。

武后并不关心婉儿是否识字，因为在后宫中，能识字的宫婢虽不是大有人在，但也不止婉儿一个，她需要的，是一个能洞悉朝堂大势的人。

一个能敏锐洞察朝堂的人，这才是武后真正需要的。

先太子李弘，就是因为企图涉足朝堂，因此莫名地死去了，大家都将目光放在了武后的身上，却没人敢说什么。

不可否认，武后是爱李弘的，若非因为这个儿子，她恐怕还在那清冷的寺庙中，伴着青灯古佛。

弘到来的那一年，正是武后最艰难的时期，因为先皇李世民驾崩，所有未曾生育的嫔妃都被放逐在了感业寺，出家为尼，但所幸，武则天早早就为自己的人生做好了打算。

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前，她曾奉旨去侍奉汤药，因此有了更多和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治接触的机会，武则天的美丽不仅俘获了大唐天子李世民的心，更成为了李治无法忘记的牵挂。

所以，即使她出家为尼，李治依然时常偷偷出宫，到感业寺看望她，无数次的云雨之后，武则天终于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儿子——李弘。

因为有了身孕，那青灯古佛的日子再不能使她平静了，也因为这样，致使王皇后希望用她来牵制住较为得宠的萧淑妃的势力，所以，武则天被允许留发，没过多久，便被接进了皇宫，开始了传奇的政治生涯。

李弘一直以来都是武后和高宗最疼爱的儿子，但不幸的是，他继承了她母亲的血液里的野心，对那朝堂权利的欲望，丝毫不逊色于他的母亲。

所以他死了，他们说，他是突然暴毙的。

其实，他死在了政治上。

弘死后，武后和高宗的第二个儿子李贤继承了太子的位子。

贤比他的哥哥弘要聪明许多，就像现在，当武后精心为她的朝堂谋划的时候，他却在他的太子府中，召集着一帮文人雅士，注释着难解的《后汉书》。

“娘娘。”婉儿的声音将武后从那悲痛的往事中唤了回来。

“婉儿，你想不想离开掖庭？”武后的声音尽管很柔和，但眼神却很犀利。

“想。”婉儿的回答很简单，也很有力。

武后沉默了瞬间，终于放声大笑了起来，隔了许久，方才说道：“很好，你不虚伪，这偌大的皇宫中，虚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本宫也看腻了。回去

吧，去掖庭，好好收拾一下，很快你就可以如愿以偿了。”

武后的这句话，让婉儿欣喜不已，忙叩首道：“多谢娘娘。”

武后微微点头，不再说话，带着随行的宫女们走出了内文学馆。

在踏出房门的时候，武后脸上的笑容依然未减，婉儿让她很满意，尤其是婉儿的眼神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，没有阴谋，也没有仇恨。

看来婉儿对她家族的仇恨并不知晓。武后暗自猜度着。

而婉儿等武后走后，却将目光转向了那本刚刚翻阅过的《后汉书》，从那些字里行间，婉儿读懂的，不仅仅是这本枯涩的史书，而是它背后的人。

太子李贤。

婉儿似乎看到了一张坚毅俊秀的脸庞，太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？他真的无心朝堂吗？婉儿的嘴角勾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。

尽管没有见过李贤，但婉儿已可断定，他绝不是一个安分的人，一个喜欢史书的皇家人，又怎会对政治无心呢？只是他真的很聪明，他瞒过了天下人，或许也包括他的母亲。

除了婉儿。

“贤。”婉儿轻轻地念着这个名字，在她的人生中，她还从未如此强烈地想要见到一个人。

除了因为李贤是带自己走出掖庭的关键人物之外，还因为那份淡淡的仰慕之情，《后汉书》注释中的才情是婉儿欣赏的东西。

“婉儿，”负责看守内文学馆的公公笑着说道，“你该回掖庭了。”

武后回到了紫宸殿，通常在这个时候，她都要休息片刻的，可今天却是个例外，尽管婉儿很符合她的心意，但正因为婉儿的聪慧，让武后隐隐觉得，这是一次赌博，赢了，自己今后在朝堂上就多了一个良助，输了，说不定婉儿的匕首就会直刺她的心脏。

武后赌的，是自己已经俘获了婉儿的心。

不过，毕竟她已经在朝堂混迹了三十多个春秋，没有万分的把握，她不会轻易涉险，于是，早在回宫的途中，她已经吩咐了婢女去叫婉儿的母亲郑氏到紫宸殿来觐见。

此时，武后正斜靠在上方的宝座上，右手支撑着头部，微闭着双目，等着郑氏的来临。

“母后。”进来的是太平公主，大唐后宫的又一个传奇。

太平的年龄和婉儿差不多，而且与婉儿一样，她同样具备让任何人都难以忘怀的美貌，只是相比起婉儿，她要快乐得多，她生于皇家，是武后唯一的女儿，因此，每个人都将她视为掌上明珠。

此时的太平是不懂政治的，只是对母亲无比崇敬。

武后睁开了双眼，眼中满是怜爱之色。

太平在武后靠卧的宝座边上坐了下来，武后也并不生气，大概她们都已经习惯了太平如此放肆。

“母后，您在想什么？”太平眨巴着双眼，俏皮地问道。

“我在想，太平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太平找一个英俊潇洒的驸马。”武后半带玩笑地说道。

“母后。”太平一副小女孩固有的羞涩之态，倒将武后逗得大笑了起来。

“说吧，来找母后究竟为了什么事？”武后轻轻用手梳理着太平的长发，问道。

“没事啊，只是三位哥哥都忙得紧，没时间陪我玩耍，所以就来陪母后你解解闷了。”太平乖巧地答道。

“是吗？”武后将身子坐直了少许，问道：“那他们都在忙什么啊？”

太平想了想道：“贤哥哥忙着注释《后汉书》，显哥哥则整天待在自己的府里，旦哥哥倒是没事，可他总是喜欢说我胡闹，我不喜欢跟他玩。”

二人正说话间，守门的官人徐徐走了进来，躬身禀道：“娘娘，郑氏到了。”

“宣她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官女出去之后，武后对太平说道：“太平，母后现在有事，没时间陪你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明天母后再陪你一同去游太液池。”

“不好。”太平摇头，但随即又笑着问道：“母后，这个郑氏到底是什么

人啊？您为什么要在紫宸殿见她，还要让我回避？”

“太平，别问这么多。”武后故作严肃地说道。

太平伸了伸舌头，不再说话了。

“好了，去吧。”武后柔声说道。

因为当年武则天为了彻底打压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势力，亲手杀害了自己尚未满周岁的孩子，武后为此很是悲痛，于是，当太平出生的时候，她便坚持认为，这是老天将她当年失去的女儿又还了回来，对太平也就格外地疼惜了。

她之所以不愿让太平听到她和郑氏即将开始的谈话，也是不想让她知道自己曾经亲手缔造的死亡，她想给太平一个美好、无血腥的青春。

太平见母亲的神色渐渐严肃了起来，因此不敢再说什么了，起身，向武后请了安，便退下了。

太平很少见过武后发脾气，但就是那仅有的几次，却已让她终身难忘了，那几次都和她的哥哥弘有关。

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，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，她们是萧淑妃的女儿，因为淑妃和武后的过节而一直被幽禁在了宫中，弘坚持让武后放了二人，一度致使他和武后的关系变得紧张了起来。

虽然最终武后允许了两位公主的婚配，但心中对弘却有了很大的不满。

武后训斥过弘很多次，那时尽管太平尚不满十岁，但也已隐隐担忧起了弘的未来。

太平最后一次看到母后发脾气，是她十岁的时候，那天，太平刚走进武后的寝宫，就看到了武后正在训斥着弘，而弘也声嘶力竭地细数着武后的罪行。

“母后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不要做你的儿子。”这是弘最后说的话。

武后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，眼前的儿子是她最疼爱的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，让她情何以堪。

武后痛苦地闭上了双眼，再次睁开的时候，已经变得绝望了起来，她说：

“弘，相信我，母后是爱你的，是你让母后回到了你父皇身边，可是身在帝王家，你应该清楚，有些事母后非做不可，原谅母后，母后真的是爱你的。”

弘强忍着哭泣的声音，努力点了点头，他也渴望那满是权力的朝堂，所以